



是vuvu也是老師 —我在馬兒教保中心的經歷與看見

Vuvuであり先生でもある
—ヴァリユル教育保育センターで私が経験したことと目にしたこと
As a Vuvu(Grandparents) and the Educator at the Same Time: My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on the Service Center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in Valjulu Community

文・圖 | 潘秀惠 (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教保員兼主任)

我出生於地磨兒部落 (tjimur)，在地磨兒部落成長，今年六十歲，已經是vuvu了(vuvu在排灣族語中，既是祖父祖母輩的稱呼，也是孫子孫女的稱呼，所以有老vuvu、也有小vuvu)，十五年前因緣際會

下回到我的半個故鄉馬兒工作。馬兒部落(valjulu)是我母親的故鄉，在馬兒有我小時候的回憶，有我的親人在，所以，我對馬兒有特別的情感。特別是進入馬兒教保中心工作，用

我所學的來教育我們部落的小孩，給我們部落的小vuvu們一個快樂、安全的學習場域，讓小vuvu們在自己的部落長大、學習，踩著自己的土地，吃著



花生園拔草。

那時部落是真正在互助，大家有力出力，有物資給物資——有雞給雞、有米送米、有菜肉送菜肉（馬兒部落有很多族人從事屠宰業），讓托育班的孩子與老師可以溫飽。



自己種的食物，唱著自己的歌謠，說著自己的母語，老幼共學、彼此陪伴。

沒有薪水的時期，卻是真實的互助

對我來說，回到部落從事幼兒照顧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一開始那一年沒有薪水的時期。記得那是在民國98年，馬兒部落托育班剛成立不久（教保中心前身），因為國家的不理解，托育班落入「不合法」的狀態，當時全台灣許多托育班承受不了法規與資源被凍結的壓力而紛紛倒閉。那時在馬兒，原民會的計畫已經開始收托小孩了，小孩都已經收進來



田園大肢體活動。

了，如果突然間停止照顧，家長與小孩該怎麼辦呢？所以有整整一年的時間，馬兒托育班在沒有任何政府資助的情況下，用部落的力量繼續自主照顧這些孩子們。後來托育班組織了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和國家倡議，商討出臨時性的法規，一直到99年，馬兒才重新進入計畫之中。

98年到99年沒有薪資的年代，當時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找我去托育班當志工，理事長是表哥，我因為沒有工作閒在家裡，就每天花半小時車程從屏東市到部落幫忙照顧孩子，那時有三位志工老師——葉美花老師、柯惠珍老師加上我一輪流去部落幫忙照顧小孩。除了老師沒薪水，小朋友的餐點費也沒有著落，於是部落給米給雞，度過那段時間。部落裡養雞的黃連明先生知道托育

班有困難，他就捐雞；他除了托育班還會捐給社區裡的課輔班。那時部落是真正在互助，大家有力出力，有物資給物資——有雞給雞、有米送米、有菜肉送菜肉（馬兒部落有很多族人從事屠宰業），讓托育班的孩子與老師可以溫飽。

回想起那段往事，我最想紀念的人是前理事長林慶鴻先生。自從民國87年國小被廢校，馬兒部落一直沒有可以照顧0至12歲兒童的地方，所以當有成立部落托育班的機會，社區發展協會便很主動、努力地爭取，希望建立部落照顧自己小孩的機制。那時候馬兒只有一個公共空間是活動中心，要拿來設立部落托育班，部落裡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前理事長就去跟他們溝通：「難道你們沒有vuvu嗎？你們自己的



走訪部落—認識部落植物。

vuvu不需要被照顧？」，說服社區族人支持托育班設置在活動中心。前理事長花很多時間凝聚社區發展協會，並且一次次跟部落家長討論，才讓部落有共識。我記得他總是跟我們老師們說：「你們快樂做，讓小朋友在這裡健康安全被照顧長大，部落有什麼聲音，我都會幫你們擋。」我們很幸運，有部落的互助、協會的支持、老師的堅持，才度過了最艱辛的那段時期。

自我的進修學習，動力與成就感都來自孩子

教保中心的存在對家長有很大的幫助，讓他們可以安心托育，到外面找穩定的工作改善家中經濟，有些家庭雖然是有老vuvu可以照顧小vuvu，但老vuvu其實也有工作要做，比

如到田裡農忙，他們也需要有喘息的機會。

我之前的身分是保母，後來托育班轉型為教保中心的時候，已經是正式立案，我在保母訓練所學到的知識，已經無法教導我們的小朋友了。因此，我就到附近的科技大學在職進修，取得教保員資格。在職進修班上也有很多在幼兒園上班的同學，雖然說主流的幼兒園和部落的不同，但可以帶給我經驗刺激，也能給小朋友更豐富的教學內容，並讓自己的生活更充實。

我是一個很愛小孩子的人，如果不是來到教保中心，我可能每天在家除了照顧自己的vuvu外，也沒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做。進入幼教領域以後，發現幼教是很好玩的工作，我也開始有興趣、很開心；當

我們在課程中教小朋友，知道如何用族語跟老人家打招呼，孩子們經常與老人家見面相處，慢慢養成習慣，現在看到老人家就會主動打招呼，不再感到陌生，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然，另外一個也是因為家庭經濟，有了一個穩定的工作。曾經有離開教保中心出外就讀其他幼兒園的家長跟我分享：他們的孩子讀到中班離開，孩子們時不時就會說，我要去找秀惠老師；另外有一個孩子，也是已經離開教保中心了，有一天來活動中心打籃球時遇到他，我就問，如果上小學要從部落帶東西去學校，你要帶什麼？他說他要把秀惠老師帶去一起上學。這些孩子們發自內心的童言童語，帶給我非常大的感動和成就。

期待部落共同承擔照顧，回到過去緊密的關係

107年，馬兒部落文化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成立，教保中心很快地就跟文健站連結。文健站剛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自己的空間，是使用活動中心前的籃球場為暫時空間，我們教保中心就每天早上去跟文健站老人家一起做操、一起律動，也會合作安排活動與課程，自然而然地發展出老幼共學。我們在課程中教小朋友，知道如何用族語跟老人家打招呼，孩子們經常與老人家見面相處，慢慢養成習慣，現在看到老人家就會主動打招呼，不再感到陌生，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們希望教保中心與文健站一起承擔部落的共養與照顧，讓幼兒認識老人家，也鼓勵老人家與幼兒熟悉，讓他們願意接納孩子，慢慢回復到從前部落裡那樣緊密的關係。

文健站的老人家是部落裡具有經驗與記憶的人，我期望他們可以擔任我們的文化老師，不然，當老人家一個一個過世，我們會覺得遺憾。像之前有位老人家原本要開課講述馬兒部落的歷史，我正想要去上課，希望以後介紹馬兒的時候可以用上，結果還沒來得及開班，卻聽聞老人家過世的消息。部落裡又少了一位耆老，

失去了珍貴的寶藏。我希望我們能珍惜文健站的珍寶們，也要幫助年輕工作者承接部落的傳統和歷史。

我自己越來越覺得自己對部落有責任，看到很多人一起承擔部落，我會努力做好自己，要求自己，回饋給部落的孩子與家長們。我期許我們教保中心的老師要更有責任心，面對他人的要求與期待，也應該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因為我在做的事是回饋全部落的事情。最後感謝一路上支持我們的聯盟夥伴們，還有我們的家長、歷任理事長、理監事，整個部落以及相互陪伴多年的其他教



老幼共學-地瓜園拔草。

保中心，馬兒教保中心才能渡過重重困難持續做照顧的工作，並為部落的孩子與家長提供更好的服務。◆



潘秀惠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地磨兒部落人，排灣族，1964年生。大學畢業。現任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教保員兼主任。